



*Return in dreams to
Cambridge*

梦
回
康
桥

王
振
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梦回康桥 / 王振中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60-6371-6

I. ①梦…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2560号

责任编辑: 欧阳衡 李珊珊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 1插页
字 数 160,000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自序

我是一个大学教师，一个科研工作者，那一年，机缘巧合，我在剑桥的那所大学度过了一段日子。于是，这一条河就一直流淌在我的心里，缠绕经年。直到有一天，它突破了理性的约束，倾流而出，成了这一方方的文字。

《梦回康桥》是关于剑桥的描写，有个人的身影，但绝大部分的篇幅，个人只是一个依托，一个讲述者，在那里观察、体会和思考，并且把这些观察、体会和思考，通过自认为是最合适的文字，表达出来。

徐志摩在《吸烟与文化》中写道：“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相信这些话是这位浪漫诗人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因为同样的感受，我也有过。剑桥所给予我的，远远超越了它的美丽和它的教育，甚至它的科学理念。

本书的起首篇幅，具有很重的个人影子，《走向剑桥》是以个人的经历为主线的，《剑桥初会》和《国王学院教堂》，也有个别篇幅的个人叙述，但那里所包括的故事性和置身事物中的描写，希望可以让你获得阅读的快乐和故事之外的体会。

《灵性的剑河》、《美丽的剑桥》、《伟人剪影》和《寻梦的长篇》等部分是着墨最重之处。在这些篇幅里，我所做的，不仅仅是景物描写或事件叙述，而更深的关于理性、关于教育、关于人生理念和生命价值的体会，融在其中。

本书的撰写，本人花了很大的努力，对于每一句话，甚至是每一个描写的词语，都会以一个研究者习惯的严谨态度，去仔细琢磨，去准确描写我意象中的图景。希望你能在文字的阅读中，获得应有的美的快意，并能在掩卷沉思和会意一笑之中，获得比阅读文字本身更有价值的收获。

作 者

2011 年 9 月于广州天河

国王学院教堂

做了修道士 45

夜半惊悚 49

国王学院教堂 52

天籁之音 55

教堂与唱诗班 59

大学、学院与院士

大学与学院 65

学院掠影 70

成了院士 78

灵性的剑河

曲高和寡 83

拜伦潭 87

格兰它河 92

流过大学 96

奔流到海 101

美丽的剑桥

剑河上的桥 109

悠然的草地 116

大学后院 121

雨中的剑桥 124

素裹中的剑桥 127

剑桥散记

我的中国菜 137

剑桥的自行车 143

寻找支点 148

我来自中国大陆 155

你的上帝我的神 158

伟人剪影

轮椅上的身影 165

开拓自己的天空 169

生命，涌向远方 172

寻梦的长篙

剑河上撑船 183

船游格兰它 185

学院区撑船 190

孤单的撑船人 192

告别剑桥

那一方玉枕 199

多情的剑桥 204

最后的剑河 206

后记：梦回康桥 210

引子

剑桥 (Cambridge)，旧译康桥，是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小镇。因为世界著名大学剑桥大学坐落于此，这座小镇也随大学一起闻名遐迩。

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是年，牛津大学发生大规模暴乱，一些学者逃难到了剑桥。当时，剑桥只是剑河（康河，River Cam）流域沼泽区旁的一个小集市，人烟稀少。在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的庇护下，这一批逃难的学者，在这个小集市上建立了最初的剑桥大学。

迄今，剑桥大学的发展已经经过整整八百年了，在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剑桥大学建立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功绩，站立着一个个伟大的巨人。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培根、弥尔顿、拜伦、达尔文、霍金……这些将与人类文明同在的名字，也让剑桥大学的名字永远彪炳史册。

曾经在剑河畔的这一所大学做过博士后，也曾被克莱尔霍学院聘为院士 (Fellow)，彼后，还因为所谓在科学上的显著成就而被克莱尔霍学院遴选为终身成员 (Life - member)，近二十年来，我一直与剑桥有着丝缕不断的情感维系。

流落机场

大型波音客机在一万一千米的高空飞行，从北京直飞英国伦敦。我坐在中舱右侧靠窗的位置上，怀着激动的心情，奔赴我此行的目的地——剑桥。

我这次赴剑桥是因为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资助，到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秋天，大学开学的时候，我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故园，匆匆地赶往这个在我心中早已是丰碑一样的古老大学，开始我生命中的又一个历程。

我是1977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幸运儿中的一个。1977年高考的时间是12月中旬，我们的入学时间是春季，即1978年3月初，但依然称为77级，下一年级78级是9月份入学，与我们只有半年的时间差。

因少年失学的缘故，我特别喜欢学习，在幸运地获得一个读书机会之后，自然十分珍惜。大学毕业时，我再接再厉，考上了研究生，成为新中国颁布学位管理条例后的第一批硕士学位研究生。三年之后，硕士毕业，我再次幸运地考取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两年半之后，我提前结束了博士阶段的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的时候，已经是1987年7月了，十年苦

读，时间一晃而过。

我本于1989年申请获得了美国一所大学的资助，拟于当年9月赴美做博士后研究的，但是，由于那一年中美关系骤然冷却，我的赴美学习计划被迫取消。于是，我转而申请英国剑桥大学的资助。剑桥大学的导师看了我的材料，把我推荐给英国文化委员会，不久就顺利地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剑桥大学的接受。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没有任何经验，也不懂得做必要的准备。按照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安排，到北京取了机票，急匆匆地赶往剑桥。

在飞机上我还是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做，只带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文件和导师的通信地址电话等，没有告诉导师我的具体行程，没有在剑桥找到租住的房子，没有兑换必要的外汇，更因在离京前一天才知道到英国要办理一系列免疫之类的手续，急匆匆地办完那些手续之后，已经过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教育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官员约定的见面时间，没能在来英国之前见到他们。

不过，我也还是比较安心，因为按照原来的通信，只要我到了英国，就可以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办事处领到安置费和第一个月的资助。因此，虽然身无分文，我还是不很在意，因为我带齐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给我的所有文件和信函。

直到到了伦敦，我才知道，这一次的无准备，给我带来了多少麻烦！

空中飞行了十个钟头，抵达伦敦希思罗（Heathrow）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多了。

同机还有几个中国公派留学生（中国政府资助），他们告诉我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处会有官员接机。我想这下可有着落了，先到大使馆住一个晚上再说。

我虽然是英国资助，但也算入公派指标。因那个时候出国很难，

即使获得资助，也必须得到单位的同意，参加国家公派生的出国考试，达到规定的成绩标准之后，上报申请国家教育部审批，由国家教育部按计划安排才能出国，这样的留学生称为自费公派生。我就是以这样的自费公派的身份去剑桥的。

心里有底，我不慌不忙地过关，拿了行李，然后与他们一起等待大使馆的官员接机。

果然看到有人举着一个牌子，写着接中国教育部的公派留学生，确认之后，我们便一起搬好了行李，上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派来接我们的小型面包车。上车之后，接车的官员数了数人头，又数了数手上的名单，问：“多了谁？”问了几遍，见没人回答，就开始点名。

见没有我的名字，我告诉官员我也是公派留学生。

官员说名单应该不会错的，是国家教育部的传真文件，就那几个人。然后他向我要了我的留学资料。

官员看了我的资料，对我说：“你不是我们接的，我只接教育部公派生。”我回答：“我也是公派生啊！”他说：“你用的是英国人的钱。下车吧！英国人会接你的。”

知道自己成了另类，我只好到后箱找回自己的行李。看着车子绝尘而去之后，我重新回了机场大厅。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我寻遍出口以及附近的张贴栏，想看看有没有一张写着我的名字或者英国文化委员会之类的纸条什么的，却是没有。看来，英国人是不大会接我了，我像断线纸鸢一样，飘在他乡！

此时的我，真是孑然一身，感觉非常无助。不仅人地两生，而且，最要命的是，我身无分文，能用的钱一分都没有。

举目四顾，机场大厅仍然人来人往，但他们都与我无关，我形单影只，流落在希思罗机场。

峰回路转

想了一想，我只能找机场的人员帮助了。

我找到机场信息咨询处，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些主意。排了几个人，我对值班小姐说明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的学者，遇上困难，希望能得到帮助云云。其实我当时已经不知道自己需要他们什么样的帮助，打电话给导师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英国人已经下班了，导师办公室不会有人。打回国内的有关机构，显然也没有意义，一是太早，国内还未上班，二是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

小时候，遇到似乎无法解决的困境时，我妈妈会对我说：天无绝人之路。

“天无绝人之路”，这古书上的话，一定要信。

当信息咨询处的小姐说很抱歉帮不了我的时候，旁边却有个人凑过来，确认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学者之后，就说，先前他在机场的某个地方看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牌子，应该是他们的办公室。此时咨询小姐也想到了，就告诉我行走的路线。

英国文化委员会每年在世界各国资助几百名学者来英国进行研究学习，所以在很多重要站口都设有办公室。

果然，在机场大楼一角，有一间办公室通栏打着 British Council

的牌子和点阵组成的标志。看到这个办公室，我心里踏实了很多，但是，近前一看，办公室却是大门紧锁，人家早就下班了。不过，我放心了，心想，大不了我在这里待一个晚上，明天肯定会有人来上班的。

当然我不愿意在机场大厅呆上一个晚上，看附近有人，我便过去打听，看看他们能否帮忙找到这个办公室的人，或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几个否定回答之后，一个在机场工作的绅士告诉我，似乎见到在该办公室工作的一个小伙在一处快餐馆吃饭。

这位绅士很热情，把我领去了那家快餐馆，找到了那个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小伙子。

小伙子非常热情，看了我的材料之后，对我说他很抱歉，让我遭遇了困难。不过，他说，他们确实没有接到当天有人从中国过来的通知，如果有通知，他们肯定会在出口处接我的。我告诉他我的原计划行程是迟一个星期才来的，但早几天却接到电报通知，要我提前到来。

他告诉我，在伦敦他们有一间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办公室，位于维多利亚火车站。他叫我坐车过去，那边应该可以帮助我。

我请教他如何坐车，并说明我身无分文。

小伙人很好，火速把饭吃完，领我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站，给了我五镑钱，说是给我买票的钱，并告诉我他会从我的资助金里扣回。我自然千恩万谢，还想多要一点，但他说，到了维多利亚火车站就可以领到一笔安置费了，不愁没钱用，而他身上没什么现钞。后来我知道，英国人用钱多是刷卡，基本不带钞票。

车票就是五镑。

小伙子送我到了车站，帮我把行李放在公共汽车的行李厢里。我上了车，告别了小伙子，再走向一个陌生的所在。

我告诉司机我要到维多利亚火车站，他说是最后一站，到时

提醒我下车的。

公共汽车行驶在伦敦的街道上，我斜倚在座位上，打量着这一座陌生的城市。

街道两旁是古老的建筑，挺立的廊柱，柔性的拱门，尖锐的顶塔，带着宗教色彩的墙体设计，让这座古老的城市显得肃穆、雍然，透射出几分傲气与矜持。

街道上，霓虹闪烁，橱窗彩幻，车辆繁多。

此时已是深夜，快十一点了，下着小雨，路上行人不多，个个行色匆匆，似乎都在赶路回家。

我中午在北京机场匆匆吃了点东西，十二点多就开始进关，过关时还因为少办了一个手续让一位官员小姐斥责了一顿，然后到了某个指定的地方交了一百多元钱，临时补了一个免疫注射。手臂上扎了一针，折腾了好一会，再等待观察确认没有不良反应才离开。在飞机上我小盹了一下，到达后又是一番折腾，坐在穿行于街道的公共汽车上，感到有些疲惫，那些灯光闪烁着碰触我的视觉，似乎有些光怪陆离。

刚来到英国就如此不顺！心里开始抱怨。如果大使馆那位官员不那么坚决，带多一个中国人回去，过了晚上，或许我就好办些了。不过，自己又想，我身无分文，即使有人收留，我第二天也是寸步难行的。况且，也不能怪那位官员，因为我确实不是他要接的人，接人是他的职务公事，公事公办，他没有错。

于是也开始检讨自己，出国前依然是忙事务，不把自己这个出国当回事，只认为带个护照打个包包就可以走了，没想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出国前我在学校里兼着行政和科技开发的职务，一大堆教学科研任务，孩子小，家务做得天昏地暗，确实没有为自己的出国考虑过，连需要搞好的免疫证明等等，也是到了北京要出发前才听

别人说到匆匆办了的。

发生这样的麻烦事，根子都在我的身上，如果不是因为在北京补办了那么多的证明材料，依约见上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人，可能一切就都顺利了。说实在话，人家还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来呢！

如果我在国内换了些英国货币，即使没有人接，自己也可以找宾馆或者直接坐车去剑桥。

一切都由我自己引起！

很困，迷迷糊糊，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子停住的时候，司机告诉我已经到站，叫我在拐角处右行，转一个弯后再问问人，很容易就能找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办公室。我谢了他，拖着沉重的两大件行李，迈着疲惫的步伐，走向那个寄托了所有希望的办公室。

英国人都很热情，指路也很分明，我很快就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办公室。

一位消瘦的年轻女士在办公室里，我对她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学者。她就立即接过话题，说知道了我的事。

她介绍说她叫迪安娜（为避免涉及他人隐私，本文所有的人名均用化名），说机场那个小伙已经打电话把我的事情告诉了她，她也在近期赴英的名单中查到了我的名字。

无论如何，总算验明正身了！

迪安娜说她已经帮我订了酒店，她说了一下价格，似乎是三四十英镑的样子（那时英镑面值很高，一英镑约兑换人民币十五元），说如果我没有意见，她就送我过去。酒店的钱她会从我的安置费中扣除。

我当然没有意见，没有流落街头，已经很满意。她关了门，立了个稍候即回的牌子，开车送我前往酒店。

到了酒店已经是英国的凌晨三点钟了，国内已近中午。办了手

续之后，迪安娜另给了我三十英镑，告诉我早餐会由酒店免费提供，我吃过早餐后用此钱坐地铁或打出租车回她的办公室。她说她会与北京及总部联系，落实我的事情。她约我第二天十一点之后回去找她。她叫我不要太早回去，因为与北京及总部联系需要时间，我回得早了，也还是要等，不如在酒店多休息一会。

她给了我一张便条，我写了借据。

国内的午休时间，我洗去长长一天的劳碌，蒙头睡下。

伦敦第一夜，大不列颠王国的第一夜，虽经曲折，却最终还算顺利地安顿下来，我开始感到心安了！

肚内空空的，饥肠辘辘。不过，人地两生，又是深夜，就不敢奢求食物了。

到达剑桥

因时差的关系，只睡了三个多钟头，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太早，起来也没什么事做，再赖在床上，直到八点多钟才真正起来。

自助餐品种不是很多，但很对我的胃口。二十多个钟头没好好吃东西了，特别想吃。

第一次享用西式早餐，且还是自助，想拿就拿，想吃就吃！我拿了两块咸肉、两条香肠、一个西式煎蛋，一小块面包，把不大的碟子装得满满的。反正是自助，先试试味道。就着一杯橙汁，开始狼吞虎咽。

味道不错！特别是烤咸肉，只可惜切得太薄，分量太小。香肠的味道也可以，不过还是分量太小。碟子也太小，装不了多少。我再走了两次，每次都拿了我最喜欢的烤咸肉香肠，感觉橙汁太酸，便换了杯牛奶。

我发现侍应生不断看我，我想他大约在心里感叹这个人的身体真棒，能吃那么多吧！

管他呢！吃自己的饭，让别人看去。

我心想，还看呢，如果你的咸肉大一点，不至于要我走三次，如果有半斤一块，我一块就够了！如果碟子再大些，我可能拿两次